

贺龙三进洪湖映照共产党人为民初心

□ 彭玮

“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啊，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。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舱……”素有“千里洪湖”之称的洪湖，碧波荡漾，水天一色，像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，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。贺龙在洪湖这块殷红的土地上播下了顽强的革命火种，建立了不朽的英雄伟业，深印着闪光的足迹，映照共产党人为民初心。

南昌起义后，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，贺龙毅然放弃了中共中央安排的到前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的机会，坚决要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，“在哪里摔倒，就在哪里站起来”。

1928年1月18日，万里长江波涛滚滚，寒风呼啸。“呜……”随着一声汽笛鸣叫，一艘小轮船缓缓地停靠在湖北省监利县观音洲码头。不一会儿，一位身材魁梧、口含烟斗、眼戴墨镜、嘴唇上蓄着八字胡、手拄文明杖的“阔佬”大摇大摆地从轮船上走了下来。这就是贺龙，他是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湘鄂边发动武装起义的。贺龙等人从轮船上下来后，径直朝观音洲团防哨走去。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，以为是大官来视察，急忙吹哨紧急集合，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。

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，摘下墨镜，劈头就说：“认得吗？我是贺龙，特来借你的枪！”

团防队长一听到“贺龙”这个名字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只顾求饶。就这次缴来的六支汉阳造、四支驳壳枪开始，贺龙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在湘鄂边建立了红四军，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，并开辟了以鹤峰、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。

1930年，在周逸群、贺龙为首的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，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、地方游击队、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，在辽阔的千里洪湖上，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。

然而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，受“左”倾路线影响，鄂西特委要求贺龙集中进攻荆州、沙市、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，与红一军团等“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”。贺龙、周逸群从实际出发，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张。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，受到了批评。贺龙率部一路打下许多城镇，但由于部队忙着赶赴长沙，城镇旋得旋失。这时，贺龙偶然从旧报纸中发现，蒋、冯、阎三方混战已结

束，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，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并亲自向上级汇报，不料不仅没有得到同意，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城，结果部队受到重大损失。

1931年初，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，贺龙任军长，贺龙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数同志，打回洪湖去。红三军东进洪湖，增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，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大人民，深得人心，人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贺胡子”。

然而，贺龙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被剥夺了

指挥权。贺龙恢复指挥权后，把主力红军、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，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，在龙王集、王家墩等战斗中，接连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，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个营，缴枪5000余支，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1.5万多人。

但在“左”倾路线的统治下，多年来艰辛创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，红军由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多人，贺龙率部队从洪湖根据地突围后，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。随后，经过七千里艰苦行军，到达湘鄂边，开创了黔东

根据地。

历史虽已远去，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探索前进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，贺龙在面临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时，始终不忘初心，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，始终怀揣革命必胜信念，树立了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崇高形象和伟大精神，超越时空，历久弥新，深深烙印在历史的丰碑上，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、研究员）



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程宝泓创作的《贺龙在洪湖苏区》

一方水土熔铸闪亮精神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程曼诗

漫步在瞿家湾的老街上，触摸着两旁青瓦、翘角飞檐的徽式屋宇，90多年前的历史烟云扑面而来。这里坐落着当时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、湘鄂西省委、湘鄂西省军委会、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等39处革命旧址，诞生了天下皆知的“洪湖赤卫队”，一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更是家喻户晓。

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以贺龙、周逸群、段德昌为代表的革命先驱，创建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，洪湖岸边的瞿家湾正是湘鄂西苏区首府所在地。毛泽东同志曾在《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写到：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，都是河湖港汉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。洪湖的地理条件、交通条件、生态条件，为在游击战争中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天然优势。

当地有言，“宁靠大湖不靠大戶”，意思是湖里物产丰富可以自给自足，无需向大戶人家伸手，这寄托出洪湖人民自立自强、勇于斗争的品格。湘鄂西苏区走出了67位开国将帅，洪湖地区为革命牺牲了十万余人，“艰苦奋斗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、战胜每一个困难”的“洪湖精神”，是当时对洪湖苏区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路易·艾黎的总结。“洪湖精神”是在危急关头万众一心共同书写的，凝练的词语承载着无悔、牺牲和付出，它不只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面貌，而是在一方水土上升腾起的浩然之气。“洪湖精神”连通中国革命的精神血脉，它的光亮，穿越时空隧道，把人的意志、人的信念、人的理想中所蕴藏的力量，凝结为宝贵财富，传之后人。

踏上新征程，依然会有雪山沼泽、浅滩暗礁，但闪亮的精神赋予我们攻坚克难的勇气、开拓未来的底气。回望历史问初心，感悟精神向前进，我们还要鼓起信仰的风帆，为接续不断的事业执着追求、笃定实干，还要传承不屈的意志，挺立起精神的脊梁，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，还要不怕苦、不畏难，用厚实臂膀扛起如山责任，让前行的脚步更加有力。

洪湖水大暴动

1927年10月初，熊传藻带领30多名青壮壮民与李恭熙、李铁青、彭国材等人会合。李恭熙召集洪湖西北、周何湾、张家坊、蔡杨湾4个党支部负责人开会，会上熊传藻传达鄂中南部特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和计划，彭国材介绍戴家场暴动及农民协会恢复的有关情况。会议决定成立洪湖水上革命委员会，由熊传藻任主席，刘崇龙任副主席，决定把分散在浦尾湾、三龙墩、船头嘴3处的渔民自卫队编成洪湖水上暴动总队，由李恭熙任总指挥，李铁青任总队长，彭国材任副总队长，发动洪湖水上暴动。总队下辖3个大队，一大队由李铁青兼任队长，李恭熙任副队长；二大队由彭国材兼任队长，戴华林任副队长；三大队由朱炳松任队长，张勤方任副队长。决定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（公历10月4日）“祭统猎鸭首日”开始，首先在周何湾发动暴动。

周何湾，是周家湾、何家湾的统称，地处监沔两县交界处的沔西南地区，是洪湖北岸伸向湖中的一块陆地。境内居住百十户人家，多以捕鱼为生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湖霸周传简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卷土重来，当上了到口团防局团董。他凭借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势力，大肆镇压革命群众，疯狂进行反攻倒算。

10月4日傍晚，红一大队在李铁青率领下，以猎统（猎鸭的火枪）为名，潮水般涌进湖霸周传简的宅院。周传简见势不妙，忙拔枪威胁。李铁青一跃上前，抓住周传简的衣领，夺下手枪。暴动队见势一涌而上，迅速夺取团防枪支。周传简的弟弟、团防队长周传阳试图反抗，被李恭熙一枪击毙，接着当场处决了周传简。随后，红一大队奔袭到口，将大土豪陈宝光的宅院团团围住，陈宝光的“常练队”胡乱放了几枪，各自散去。暴动队冲进大院，乱枪击毙陈宝光兄弟3人。红二大队在彭国材率领下，乘船奔袭桐梓湖和蚌湖“常练队”，镇压了大湖霸汤光汉和劣绅董家章、戴金保及瞿声成兄弟3人，解救被关押的渔民47人。红三大队在朱炳松率领下，将大湖霸张泽厚的宅院围住。由于院墙太高，暴动队多次攻击受挫，副大队长张勤方指挥放火烧门，张泽厚见势不妙，钻进地道逃走，“保湖队”30多人缴枪投降。红三大队打开张家粮仓，把500石稻谷分给贫苦渔民。接着，红三大队奔袭阳税务局设在柳口、潭子河的两个税卡，缴枪6支，没收税款2300块银元。土地湖渔民群起响应，烧毁霸李文明的土炮楼，缴获土炮3尊和大抬枪20杆。一夜之间，暴动队横扫大湖80余里，百里洪湖为之震动。

10月8日，熊传藻在船头嘴召开洪湖水上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，讨论研究行动计划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。会议决定，根据鄂中南部特委“以洪湖为中心，湖出没无常地杀戮土豪劣绅，破坏税收机关和交通警备机关”的计划，继续暴动，占领瞿家湾、吴家新场、杨家嘴、张家大、李家帐、麻田口，把洪湖东南西北基本联成一片。会后，熊传藻、李恭熙、李铁青、彭国材率领洪湖水上暴动总队，在洪湖沿岸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暴动。

10月下旬，彭国材率领红二大队，趁夜暗袭了吴家新场“常练队”，缴枪7支，击毙大地主吴以礼和土劣董文朝、吴继子等人，并在吴家新场、彭家湾、蔡杨湾开仓分粮，发动群众。红一大队副队长李恭熙，带队潜入瞿家湾，在大地主瞿禹九“保商队”副队长、地下党员瞿声斌配合下，一举端掉“保商队”，缴获长短枪50杆、土炮5支，并放火烧毁瞿禹九房屋，烧死瞿禹九。第二天上午，成立瞿家湾拾粮队，瞿声斌任队长。

与此同时，熊传藻在洪湖南岸的挖沟子召开杨嘴、傅家嘴、曹家门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会议，决定当晚举事。晚10时许，朱炳松、张勤方带领红三大队乘船到达挖沟子，与董世寿、傅忠启率领的傅家嘴拾粮队会合。在熊传藻统一指挥下，暴动队包围杨嘴大湖霸杨文斋宅院。朱炳松下令3尊土炮同时开火，炸开了杨家大门，队员们蜂拥而入，杨家30多名“保湖队”队员见势不妙，丢枪逃命，杨文斋无奈，自刎毙命。红三大队一鼓作气，乘胜攻下李家、洋坑湖和蔡家河，消灭湖霸、湖匪80余人，镇压湖霸、湖匪李如彬、文武全、水鬼、“小禾”、张定水等人。

洪湖水上暴动的胜利，基本上把洪湖沿岸联成了一片。至1928年春，在1100平方公里的洪湖湖区，恢复了80多个村（墩台）的农渔民协会，普遍建立了渔民自卫队组织，初步开创了洪湖水上游击根据地。

（来源《党旗耀水乡》）

“等革命胜利后，我要回来和大家一起，把洪湖建成聚宝湖”

□ 崔巍

1924年，周逸群已经28岁，但他还在为自己未来的定位犹豫不决，是做个人文，还是做个人军？

他决定从上海到广州去闯荡一下，看能否做出抉择。当他一路上看到军阀割据的残破山河，看到衣不蔽体的劳苦大众，他被触动了。到了广州之后，他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好友，在诗中，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这首诗里面写到：

废书学剑走羊城，只为黎元苦匪兵。
斩伐相争廿四史，岂无白刃可亡秦？
于是，这一年10月，他“废书学剑”，投笔从戎，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。

1925年，军校国民军第二军执行委员时，周逸群当选，被推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二军执行委员、常务委员，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，任常务委员。也就在学校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早期党员之一。

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，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。

当时的师长，也就是名满天下、赫赫有名的贺龙。

从此，与师长并肩战斗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在早期历史上，贺龙和周逸群的名字，永远是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心中向往革命，渴望直接与党接触，周逸群的到来，使他喜出望外。

他们一起南征北战，到1927年，贺龙作为总指挥，他们一起参加南昌起义。起义之后，在他的介绍下，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也正是在1927年，出身在贵州的周逸群，与洪湖这个地方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这一年，按照中央安排，他与贺龙一起，要到湘西去组建部队，途中接受湖北省委的邀

请，来到洪湖地区领导年关暴动。而后，又因为在湘西遭遇挫折，周逸群再次返回洪湖，从那时起，以洪湖为中心，组建赤卫队，扎根在洪湖。

刚到洪湖地区时，很多人对能否在河湖港汉地区打游击抱有怀疑态度，因为当时我们党的绝大多数根据地都身处山区，对于能否在河湖港汉地区打游击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。

但是，周逸群在经过认真调研之后，最后力排众议，认为在以洪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，他给出了三条理由：

第一，洪湖地处江汉平原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这一带河湖港汉，密如蛛网，纵横交错，有无数茂密的芦苇荡。野草丛生的地理环境是可观御敌的天然屏障，复杂的水路和陆路，迫使强敌不敢贸然深入。

第二，洪湖人说：“宁靠大湖，不靠大戶”，洪湖地区土地肥沃，良田万顷，盛产稻、棉等农产品，湖区盛产鱼、莲等野生动植物，经济上便于供给，具有比较牢固的后方基地。

第三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中，大多数是生长在水网地带的农民，或为渔民，或为猎手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熟悉水性地势，具有高超的泅水本领和驾船技术。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天然联系，可以实行寓兵于农的人山政策，“埋伏在群众之中，看清敌人的弱点，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后方”。

就这样，在上世纪30年左右，中国革命的低潮，周逸群扎根洪湖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与贺龙一起组建了红二军团，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

毛主席曾这样评价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：“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，

都是河湖港汉地区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。”

而且，在不断的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实践中，周逸群这个黄埔军校的高材生，还总结出了洪湖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：“敌来我飞，敌去我归，（敌）人多则跑，（敌）人少则剿。”

这十六个字，和后来毛泽东主席的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比毛主席的十六字诀早了七八年。

周逸群以自己卓绝的智慧和人品，赢得了洪湖老百姓的真心拥护。如今，在洪湖还流传着周逸群的这样一个故事：

1931年，周逸群决定南下湖南，开辟洞庭湖特区。洞庭湖与洪湖毗连，方圆八百里，湖塘众多，土地肥沃，如能拓展，更有利于游击队灵活活动袭击敌人。

周逸群在决定启程前往洞庭湖时，却病倒了，高烧40℃，当年的监沔县委书记李铁青劝他休息，等好些了再去。他却回过气地对李铁青说：

“你是铁匠出身，知道铁有多硬，钢有多坚，我们共产党员，就要像铁一样硬，像钢一样坚强！”

他说：“只要我一天活着，我就一天不停工作。”

这句话说得如此坚定，他的脚步也是毅然决然。

可是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建成洞庭湖特区之后，在返回洪湖途中，他遭受敌人伏击，壮烈牺牲。

周逸群牺牲时，年仅35岁。

周逸群牺牲之后，让苏区军民悲痛万分。而且引发了争议：周逸群等人的行踪，国民党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

当时，有人指出党内出了叛徒，不然解释不通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出这个内奸是谁。

攻打沔阳县城

定攻打沔城，营救被捕同志，扩大秋收暴动成果。

沔城是国民党沔阳县政府所在地，城池坚固，有护城河、土城、砖城防护，易守难攻。11月3日，邓赤中在白庙陈墨香家主持召开各暴动区负责人会议，决定一面派人进城侦察敌情，一面分头组织暴动队伍。汉河石杨湾共产党员杨世朝住在姑父吴益山家里，以卖油条、烧饼作掩护，侦察敌兵分布、伪县长住所、监牢位置和进出城路线。11月下旬，进城侦察敌情的郭还珍报告，“城内驻军早已调走，县警备大队出发未归，城内兵力空虚。”于是，鄂

中南部特委和沔阳县委在曹市葫芦坝王晚香家中召开紧急会议，部署攻城具体方案。会议决定，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为攻城主力，由肖仁鹤率领；从全县四个暴动区各抽调五六十名精干暴动队员，埋伏在沔城四周配合；胡幼松、彭国材率苗得月、刘显松（刘黑钻）、胡慎之等7人潜入沔城作内应；攻城行动由肖仁鹤、邓赤中统一指挥。

12月4日拂晓，城头升火，发出攻城信号。潜伏在城内的暴动队员打开城门，第四军与暴动队伍300多人蜂拥而进，分兵三路：邓赤中、胡幼松率一路直奔监狱，

救出姜敏修、卢先璐等20多名共产党员以及80多名无辜的群众；李良贵、谭翰藻率一路直捣县府，冲进伪县长胡宝琛、改组委员刘楚玉家里，当场击毙胡宝琛、刘楚玉和县衙总务股长。廖林基率一路夺取县府印信，纵火焚烧县衙门和城内5户土豪的房子。

攻城劫牢大获全胜，计缴获长短枪27支、子弹2000发、银洋1万余块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沔阳当局，极大地震动了鄂中地区敌人，进一步扩大了党在洪湖的政治影响。

（来源《党旗耀水乡》）